

明人夏言词版本述略

汪超

摘要: 夏言词别集版本众多, 夏氏诗文别集亦有多版本系统。通过对其词别集和诗文别集的考述, 有助于完善夏言词研究的文本资料, 推动明词研究。

关键词: 词; 夏言; 版本

中图分类号: I2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1-0087-04

夏言(1482-1548), 字公谨, 号桂洲, 谥文愍, 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 嘉靖间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两膺首辅, 坐议收河套, 弃市。夏氏长于诗文, 与当时朝臣名士多有唱和, 有文集、奏议集多种。《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二载“夏言《桂洲集》五十卷; 又《赐闲堂集》十卷; 又《应制集》四卷; 又《桂洲词》一卷。”^①卷三十二又载: “夏言《桂洲词》一卷。”^②其词豪爽, 论者每以之方稼轩。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我明以词名家者……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 比之辛稼轩, 觉少精思。”^③王国维亦称之云: “文愍以魁硕之才, 起而振之, 豪壮典丽。”^④《古今词话》引钱允治曰: “若桂洲闺艳小令脍炙人口, 则又嫁名於无名氏。集中三百九十阙, 应酬居多。”^⑤夏言所作词当不止今存诸什^⑥, 其词有单行本亦有与诗文合刊者, 今

分述如下:

一、夏言词别集版本

夏言对其文集编撰刊刻一贯十分重视, 他精择刊刻地, 拣选饱学之士为之校勘, 曾为夏氏校勘文集、主持刊刻事宜者, 如田汝成、皇甫汈等人皆一时之选。^⑦今略以刊刻时间为序, 述其词单行本于下:

1. 《桂洲集》六卷: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刊刻于苏州。这是夏言的第一个词作单行本, 苏州人皇甫汈外放, “时桂洲元相赠之以词, 并以内阁所录一编示之曰: ‘吴匠氏善梓, 尔归其谋诸, 且为我纪之。’”^⑧“吴匠氏善梓”是明人通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记》卷四即云: “余所见当今刻本, 苏常为上。”^⑨可见, 桂洲十分重视刊集, 将清稿本录在身边, 并选刻印技术较为成熟的苏州为其文集初刻之所。然该本未知度于何处, 或已佚。

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嘉靖二十(1541)年铅山县令朱选所刻《桂洲集》。是刻六卷二册, 半叶十二行, 行二十字, 上白鱼尾, 白口, 左右双边。该本为龙

①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556页。

②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第787页。

③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393页。

④ 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 《王国维遗书》, 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 第503页。

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第802页。

⑥ 饶宗颐、张璋《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收《桂洲先生文集》、《赐闲堂词》和《历代诗余》中夏言词352阙; 周明初、叶晔《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七及《兰皋明词汇选》卷六中辑得10阙; 陆勇强《〈全明词〉补27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则从同治《铅山县志》辑得一阙。笔者又在《赐闲堂稿》及清光绪四年刊《西

湖志》中辑得5阙, 见拙文《〈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失收拾零》。

⑦ 田汝成著有《西湖游览志》《炎微纪闻》《辽记》等。四库馆臣称其《西湖游览志》: “因名胜而附以事迹, 鸿纤巨细, 一一兼该, 非惟可广见闻, 并可以考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618页); 《明史·文苑列传》称皇甫汈“兄弟并好学工诗, 称‘皇甫四杰’”(《明史》卷二八七,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7374页)。

⑧ 夏言《桂洲集》, 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 卷尾《桂洲集跋》。

⑨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 上海书店, 2001年, 第44页。

收稿日期: 2008-10-10

基金项目: 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shucx080108。

作者简介: 汪超(1980-), 江西上饶人, 讲师,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词学及文学文献研究。

榆生先生旧藏，上下册卷首分别有朱文“龙氏忍寒庐校读章”、白文“圻林山人”方印，内有龙先生朱笔圈点批注。集前有吴一鹏《少傅桂洲公诗余序》、费案《玉堂余兴引》；卷尾附嘉靖十七年冬皇甫汈跋文及知大名府石迁高嘉靖十九（1540）年跋。

该本或即《玉堂余兴》，吴莱序《桂洲先生词》云：“辛丑（1541）春再刻于鹅湖，曰《玉堂余兴》，大宗伯费钟翁序之。”^①据费案《玉堂余兴引》：“桂洲公历谏垣、词苑，进秩宗以登元相，文章礼乐故已达之天下矣。乃复于赓歌之暇，感事赋情，发玄摘藻而制为词调，久之成帙，因命曰《玉堂余兴》云。”^②案，号钟石，前首辅费宏族弟，夏言同郡铅山人，时任南京礼部侍郎。铅山乃出闽要冲，朱子过化其地，又盛产连史纸，招募建阳良匠当非难事。夏词既刻于斯地，请私交甚笃的费案作序亦合情合理。^③

2.《桂洲词》一卷：嘉靖十九年石迁高大名府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该本半叶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据吴莱序《桂洲先生词》云“是冬（超按：指嘉靖二十年）又刻于云中，曰《桂洲词》，大中丞史翁序之。”^④史翁盖即史道。然云中刻本，拙所未及见，以其亦名《桂洲词》姑附于此。

3.《桂翁词》六卷：该本为嘉靖丙午（1546）常熟陈尧文重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刻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后附刻夏言散曲《鸥园新曲》一卷。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云：“丙午指杨仪刻本，而杨仪未知有云中刻本，故吴莱以前凡有五刻，至是为六刻矣。”^⑤按“丙午即指杨仪刻本”云云，似当作“杨仪序本”，同书载杨仪序文云：“至是陈生尧文，又得《鸥园新曲》，并前六卷并刻以传”，并载该本末叶刻“嘉靖丙午仲春常熟后学生陈尧文重刻”两行。^⑥由此可知该本为陈氏所刻，杨仪特序之耳。

该本又有金陵双泉童氏覆陈尧文重刻本，刊于嘉靖丙寅（1566）仲夏，是刻国家图书馆有收藏。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嘉靖在位，夏言名誉并未完全

恢复，刊刻其集不无投鼠忌器之虞。故王国维叹曰：“岂文章事业自有公论，有不可泯灭者欤。”^⑦观堂此论慧眼如炬，说尽文章传世之妙。

4.《桂洲先生词》九卷《鸥园新曲》一卷：明万历间子婿吴春辑，甥吴莱校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该本前有吴一鹏、费案、史道、吴莱序文，又有皇甫汈、石迁高、黄中跋文。卷中尚有“艺风堂”等印，当为缪荃孙旧藏。^⑧

5.《桂洲先生词》一卷：王师兆鹏先生《词学史科学》著录云：“《桂洲先生词》一卷，明万历十五年（1587）吴莱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⑨

除以上所举，赵尊岳《明词汇刊》尚有《桂洲集外词》一卷。此外，王观堂《读桂翁词》引杨仪序云“闽本不见序跋，不识刊于何年”^⑩，然所说闽本今不见各家著录。桂洲词在当代允为作手，风行一时。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虞山诗选》云：“夏贵溪喜为长短句，诗馀小令，草稿未削，已传布都下，互相传唱。”^⑪沈雄《古今词话》引《柳塘词话》所云略近。观堂感叹云：“是嘉靖一朝前后三十年间，已六付剞劂，古今词家未曾有也。”^⑫嘉靖一朝夏词别集即有：戊戌年（1538）吴门初刻本；嘉靖十九年石迁高刻一卷本；嘉靖二十年辛丑春（1541）铅山刻本；嘉靖二十年冬云中刻本；丙午年（1546）陈尧文刻本；丙寅年双泉童氏刻本；未见踪迹的闽刊本，共七种。至万历间吴莱所刻九卷本、万历十五年一卷本梓行，则有明一代竟至“十付剞劂”，可谓蔚为大观。夏词风行一时，然“及败，遂无齿及者。词亦势力之物哉”^⑬政治处境对其词作传播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收有词作的夏氏诗文集

夏氏文集刊刻甚早，嘉靖十六年秉政之初，即刻有《应制集》四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杨时乔云：“公尝有集，浙巡嵯察史同刻之，闻变铲去”^⑭，此集盖夏氏再度拜相之际，属吏谋刻于杭州，然未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97页。
② 夏言《桂洲集》，卷首。
③ 按余意先生《“词学吴中”与明代词学之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提交）指该序为薛应旂代案所作。《丛书集成续编》116册《方山文录》卷之九《玉堂余兴引》下有“代钟石作”四字。当是，今从之。
④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697页。
⑤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697页。
⑥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697页。

⑦ 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王国维遗书》，第10页。
⑧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697页。
⑨ 王兆鹏《词学史科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7页。
⑩ 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王国维遗书》，第10页。
⑪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第658页。
⑫ 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王国维遗书》，第10页。
⑬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82页。
⑭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四库存目丛书》影天启刻本），集139，第716页。

及行世而夏言垮台。今所知其传世诗文集大体上有十八卷本、二十卷本、五十卷本三个系统,又有《赐闲堂稿》。此外尚有数种奏议集,例如今藏重庆图书馆的明忠礼书院刊《桂洲先生奏议》二十卷附《外集》一卷,即是。其奏议又有四卷本《桂洲文集》为清代泾县潘锡恩《乾坤正气集》丛书收录。《桂洲集》二十卷本见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知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曹忬杭州刊本,具体情况笔者未能详悉,以俟方家赐教。今略述所知五十卷本《桂洲先生文集》、十八卷本《夏桂洲先生文集》及十卷本《赐闲堂稿》之概况如下:

1.《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二所载“夏言《桂洲集》五十卷”^①盖属此系统,拙目所及,未见大陆诸馆藏有该系统刻本之纪录。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万历二年建阳书户吴世良刻本和万历三年(1575)贵溪吴莱校刻本《桂洲先生文集》,皆为五十卷本。万历二年(1574)刊本当是坊刻本,该本傅斯年图书馆也有收藏;而台湾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则皆藏有吴莱校刻本。然无由详悉!

嘉靖二十七(1548)年,夏言朝衣弃市,其《遗言》嘱婿吴春云:“今且死矣!身后惟有平生奏疏诗文诸稿,望子为我编板成书,诸序并年谱乞借雄笔以口不朽”^②。其甥吴莱亦云:“(夏言)变亟狼跋之秋,殷嘱先大夫收拾奏议,诗词汇以成集。”^③吴氏四代对夏集刊布皆有贡献。春仕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杨时乔云:“东垣宪副吴君春,遵遗言收存散乱,并著年谱,未竟。”^④在为泰山編集之事上,吴春可谓孜孜以求,终生行诸。春子莱对外祖文集之刊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云:“莱承父命,据其见存者纪诸锓梓。盖亦追念先大夫,感翁之诚而匪敢自附于述者之明也。”^⑤吴莱上承乃父,使梓事得以完成;下付子孙,使绍继其事。他不但最终完成吴春所编之夏集,并将之梓行(超按:即万历三年刊本),且在序者选择上也颇为审慎。杨时乔云:“(春)子天官君莱,今始锓梓,问序于乔。”^⑥请杨时乔这样一位人品、政事、文学皆可称者序,对夏氏文集流播不无助益。^⑦《全明词·引用及参考书目》有

“《夏文愍公全集》五十卷 明夏言撰,有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本。”然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未收该书。据笔者所知,桂洲文集虽于康熙间两历重修,然其刻皆非五十卷本。

2.《夏桂洲先生文集》十八卷:林日瑞汇编之《夏桂洲先生文集》即该系统之祖本。卷首有年谱,为吴莱子一璘崇祯十一年(1638)所刻。一璘对整理刊刻桂洲集也相当着意,他请曾表奏复祀夏言的林日瑞为之整理。付梓之际,又请杨时乔后人手书杨序。一璘子宏大约在期间也负责过一些文字校理的工作,其事俱见崇祯刊本《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序文。该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库存目丛书》据此影印,同时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亦藏有该刻。是刻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著有“桂洲文集”及卷次,其卷七收有夏词,然并非全豹。《全明词》正文云:“以上《桂洲先生文集》卷七”,未详所本。然考其次文及文字,其底本当为十八卷本之卷七,但该卷中尚有《大江东去》9阙,为桂洲嘉靖二十五年再起后所作,《全明词》失收,《全明词补编》据《四库存目丛书》所收该本辑补。

南京大学图书馆则存有该本清康熙十八年(1679)之重修本,卷前有明崇祯戊寅(1638)林日瑞《重刻文愍公集序》,万历三年(1575)杨时乔《夏文愍公全集序》等。内镌“清漳林廷辑先生订,夏桂洲先生文集,芟溪吴淑采先生较刊,斤桂草堂藏板。清康熙十八年甥孙吴△集记”等字样。是刻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南京图书馆、江西师大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又庋藏该本的清康熙五十八年吴桥重修本。

3.《赐闲堂稿》十卷附录一卷:《赐闲堂稿》乃夏言诗文词合集,乃退居上饶期间所作。该本前有田汝成《赐闲堂稿序》。由序知嘉靖二十四(1545)年夏言再相入京,过杭州,以其诗文词作嘱田汝成云:“此吾归田时杂著也,子其为我序之”。汝成厘为十卷以复,夏言又授之侍御史曹忬,使为校谬误。曹则与夏氏门生、浙江巡按杨九泽商议刻板之事,杨付之杭州守臣罗尚綱监刻。^⑧以元辅之尊,再三嘱托门生故吏,孰敢不为尽心竭力?夏集历次刊本最精者当推此嘉靖二十五年(1546)曹忬杭州刻本。

①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第556页。

② 夏言《夏桂洲文集》,齐鲁书社,1997(《四库存目丛书》影崇祯刻本),集75,第61页。

③ 夏言《夏桂洲文集》,集74,第164页。

④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集139,第716页。

⑤ 夏言《夏桂洲文集》,集74,第164页。

⑥ 杨时乔《新刻杨端洁公文集》,集139,第716页。

⑦ 杨时乔,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万历中,

累官吏部左侍郎,久摄部事。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铨叙平允。卒于任,谥端洁。著有《端洁集》、《周易古今文全书》、《马政记》等,并传于世。

⑧ 夏言《赐闲堂稿》,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卷首。

该本字大行疏，刊刻精美，洵可宝之。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皆藏有是本，今观上海图书馆所藏者四册，半叶八行，行十六、十七字，细黑口，上鱼尾，四周三边。该本行款同于今存上海图书馆的黄裳先生旧藏之《桂洲诗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赐

闲堂稿》九、十两卷收词，卷九存 56 阙，卷十存 65 阙（卷首目录作“七十六阙”，误）。上海图书馆又有一册残本，存九、十两卷及附录一卷，其行款与前者略同，唯叶数有差，当属另一刻本。又，日本内阁文库有八卷本《赐闲堂稿》。

Introduction note for XIAYan's ci-poet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ao

(Art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44)

Abstract: XIAYan's ci-poetry published very early, the edition is multitudinous. While XIAYan's anthology also have many different edition system. Introduce them to contribute the research of the Ming Dynasty's Ci-poetry.

Key words: Ci-poetry; the Ming Dynasty; XIAYan; edition ;

(责任编辑:石磊)

(上接第 63 页)

None Knows about My Frustration, only Releasing by Wielding Donkey

—— some thoughts while reading *wielding donkey* in dunhuang writing

DONG Zhi-q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wielding donkey* in dunhuang writing is a wield article written by an abjection scholar to wield his donkey, the donkey is used as his sedan chair. The scholar look back the frustrate lifetime of his comrades, skillfully mapping his own life is frustrate, hardship and poor, so he express his discontent and indignation about the real society.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explore the producing background of *wielding donke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class and the sedan chair, the reason why abjection scholar riding donkey.

Key words: *wielding donkey*; abjection scholar; poet; riding donkey.

(责任编辑:黄云鹤)